

籌  
遼  
碩  
畫

二  
三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五

巳未孟秋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禮科給事中張國祥題遼左顛危可慮城中騷動堪憂謹陳一得之愚仰佐安攘之策伏祈聖明採擇以遏夷氛以維泰運事職候

命旅邸目擊狡酋猖獗覆軍殺將邊城殘破人心惶惑感慨憤激思欲排闥叩閤披肝瀝膽者屢矣未及之戒輒復中止日者冊封之役徼

俞旨職得叨隨科臣之後稱言官矣而忍不吐衷

赤少盡臣子之心乎方今

皇上所宵旰而慮諸臣所吐握而圖者無如遼事  
爲急矣職聞制敵之策首重選將

皇上俯順輿情拔熊廷弼爲經畧賜尚方之劔假  
便宜之權寵賚優渥倚托重大卽古推轂授  
鉞之風不過是矣廷弼感激恩遇度其入遼  
之後必能倡明忠義以鼓三軍敵愾之氣宣  
布恩威以收百姓渙散之心職可無容贅矣  
惟是屢疏陳乞急于調兵而徵發在四方之

遠期會在歲月之久戎馬逼于臥榻干戈攢  
于眉峯欲汲遠水曷救近渴職謹借箸而籌  
條有切近五議仰塵

聖覽

一議城守遼左用兵之失如四路進勦職雖至  
愚于往歲初議勦時逆料其必敗何者國家  
承平日久文臣不習軍旅武將不諳韜畧九  
邊之所謂戰者不過以撲斫擣巢爲事非有  
逢對大敵能奇正相角變化無方者也以粗

猛之將將烏合之衆而欲其冒越險阻破強  
酋而滅其種此必無之理也若夫憑城堅守  
似亦今日之不難者而清河一陷開原再陷  
俱寅來卯破甚哉邊將之無用一至此乎所  
以然者豈在于兵馬不多糧餉不足哉由于  
將不知兵不惟戰勝攻取機權謀畧一切闕  
如并守城方畧想亦未當講習也今宜擇通  
曉文義有機智者以爲謀士每人抄給武經  
總要中所載守城方畧與名將守城事跡一

冊使修造演習排撥兵將晝夜乘城分番更代常如對敵道臣不時親自查閱務令城堡樓堞整飭堅完砲弩矢石放打精巧驗其疎密勤惰以行獎戒賊以掩襲爲慣計我之偵探嚴明則不得施矣賊以勾梯爲長技我之砲弩精巧則無所用矣賊無十日之糧我能固守旬日賊之伎倆窮矣

一議援兵城守之法固貴善守尤藉強援在我有內外犄角之勢則氣自壯在賊首腹皆受

敵之患則志自懾遼將素稱勇敢慣戰者無如賀世賢近得西兵散卒數千人并其原統兵丁約有六千戰士雖以不戰戴罪當此人心震蕩之時宜稍寬文網勿挫其志但恐獨拍無聲仍令于遼將中選擇驍健六七人以爲偏裨如遼將不足令世賢于西將中自舉所知移咨調用強將精兵合爲一營賊烽一傳令世賢統所部爲奇兵先發李如楨統大衆爲正兵後繼隨處救應賊若收兵待戰且



宜固壘觀變不宜輕舉妄動賊若不顧攻城  
宜挑選精銳一枝直衝其背再用二枝張左  
右翼以分賊勢城中惟以步軍守城外援合  
戰急以騎兵從中衝出內外夾擊正兵營與  
城上軍放砲吶喊以助聲勢未有不能破賊  
者也兵志曰兵無選鋒者北人知謝安談笑  
破秦軍百萬而不知當時所恃者劉牢之等  
六七人俱萬人敵部下皆精健之兵號曰北  
府軍故能摧鋒陷陣所向無前遼左若養成

此一營兵可以壯三韓之膽奪建奴之氣矣  
一議策應遼陽爲河東腹心廣寧爲河西腹心  
經撫二臣居中運籌之地宜屯宿重兵以壯  
根本山海爲薊鎮咽喉近議添有總兵亦須  
募健兵一萬馬步相兼團練精壯平時各守  
信地若遇賊出河西總兵急提大兵一枝進  
駐遼陽以聽調遣山海總兵急提大兵一枝  
進駐廣寧薊鎮總兵急提大兵一枝進駐山  
海以爲聲援以備緩急兵法有聲有實旌旗

鉦鼓烟火銃砲東西相望首尾相聞此兵之  
聲也奴賊諜知重營疊疊絡繹不絕勢成率  
然庶可伐其深入之謀折其長驅之銳西虜  
聞之知我兵整暇有備無患要挾犯搶亦可  
默消此兵之實也况東急可相連而東西急  
亦可相連而西遼薊血脉貫通

陵京安枕無虞矣

一議賞罰邊鎮賞罰原有定式第此時急在城  
守賞格罰條更宜增置申明往時重在首級

以一百二十級爲一大捷此時當以能守城十日攻打不下者筭一大捷等而上之一月可筭三大捷等而下之一日可筭十二級照賞一級賞銀五十兩俱犒勞軍士將惟紀功待擢以賊來賊退之日爲準援兵未到賞錄本城將士援兵既到主客共分賞錄若平時不設守備賊來棄城先遁者將卒無分首從一槩斬首不能固守而潰散者亦宜一體重治總之不進死于敵則退死于法決不可姑

息寬貸賞貴于信而不遺微賤罰貴于必而不假親倖庶幾賞一人而三軍勸于勇罰一人而三軍耻于怯用之守則固用之戰則勝此鼓舞振作大機權所當亟爲申明者也

一議自強史臣論諸葛之治蜀曰國雖小以勤儉富兵雖寡以節制強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權柄在手操縱由心遼雖彈丸地幅員廣有千里生齒幾于百萬豈不可成富強之業雄視諸邊威服夷虜而畏奴如虎奈天下笑何

昔李牧爲趙將居代鴈門匈奴入犯急先收  
保密精簡練疑阻讒間畧不動搖卒能選強  
兵十餘萬人破滅胡虜未嘗借一兵一騎于  
別地也願遼左任事諸臣臥薪嘗膽奮發自  
強蒐乘簡士屯田積穀期以數年蓄聚訓練  
食足兵精除兇雪耻庶國威可振夷禍可消  
不然者客兵日增費用日廣平定無期轉運  
不已財匱食竭終歸于不可收拾耳以上五  
議皆職一得之愚儻蒙

聖鑒勅諭諸臣悉心料理危遼庶有濟乎慨自各  
邊狃款貢之安忘綢繆之戒軍役私門餉肥  
債帥行伍單虛武備衰弱匪獨一遼左爲然  
上谷一再徵兵情實盡露舉一類推大畧可  
覩應調者旣非素練之卒招募者又皆不教  
之民棄無辜生靈以膏鋒刃仁人所不忍驅  
易潰白丁以捍強敵智士所不爲習武教戰  
此時不可不汲汲矣李抱真爲澤潞留後度  
山東必變教民習射農隙校閱三年間不費

升斗得強卒二萬人由是澤潞步兵冠于諸道各邊鎮省直督撫宜倣此法而行緩急之間授以甲冑器械卽民卽兵勝于不教而用者萬萬矣此亦今日亟務宜通行天下者也從來危亡之患不成于人情所畏而成于人情所忽秦竭力以備胡而匹夫呼于草澤隋黷武以征遼而寇盜起于中原蓋徵調紛紜賦役繁重刑罰嚴急使閭閻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而後偷旦夕之活以徼倖于必不可成



之事然俱爲奸雄憑藉之資歷代喪敗之源  
念及于此而生民之休戚可不急爲軫念哉  
先賢論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亾  
也視民如土芥是其禍也我

○國家太平二百餘年薄海之內生齒日煩衣食  
維艱水旱不時饑饉歲有兼之礦稅遣使以  
來血髓吮于虎狼之吻肝腦飽于狐鼠之腹  
百姓已窮愁無聊矣邇來官箴日壞吏治日  
污囊橐日充蓋藏日竭天降康年僅能糊口

猝逢荒歉十死一生識者方有土崩之患而  
以遼左之役議加賦議招兵催科急于星火  
追呼喧若雷震當此之時非親民守令加意  
撫摩苦心區處而欲保民生之安難矣

○兵科給事中周希令題爲疆場失陷至極不修  
廟筭因循屢敗仍故懇乞

聖明圖已破之邊并圖未破之邊因已見之患并  
防未見之患乘此危形大爲振作勿更依違  
用人以再誤苟且推諉以長禍事職聞制治

未亂未聞亂極反恬聞耻然後奮未聞不奮  
不耻者今日危遼急着當首圖修復深謀決  
發以爲九邊倡必不可內恬外嬉陽急陰緩  
以爲目前計當思遼臣養虎二十年卒受其  
咄以爲九邊戒必不可徒徵無用之兵盡剝  
心頭之肉以奉一隅而爲根本累

廟堂之上當有一定之畫一定之法持之必堅  
爲之可久中間機宜利害間不容髮當與上  
下明白棄斷不宜含糊無所短長有名同而

實異鎮靜與遲疑當辨也勢急則忙緩則已  
非鎮靜矣機密與蒙蔽當辨也耳目壅塞內  
外相冒非機密矣進守與退保當辨也棄城  
以與賊多備以自弱內外之聲勢已絕東西  
之聯結無關非進守矣有名異而實不同多  
兵與練兵不侔也一可當百與百無一用異  
矣徒募兵與專募死士不侔也千人自廢與  
一夫先登異矣一槩限募之費與量材不限  
募之費不侔也千金得士與萬口糜餉又異

矣凡此皆須立定脚跟開張耳目俾內外一心利鈍一轍乃克有濟今外只主多而不究無用之多言多何益如寬奠之戰一萬四千軍聞喊自墜坑中可謂多乎內只主少而不求有用之少言少何能如渾河之役近萬精銳雜之庸衆中人馬相軋勇怯盡斃又可謂能用少乎爲今日計乘奴酋暫歸急命勇練之將與道臣馳入開原嬰城死守更置一將于北關外一將于慶雲堡外以壯開原之勢

以荅金白之望以格西虜之聯而經畧移駐  
瀋陽鐵嶺之間往來從中策應至鎮江不可  
不備以牽朝鮮三岔河不可不宿重兵以防  
邀截旅順口不可不置重臣以謀水兵奴酋  
三路勝後多造大船設順江而下斷三岔則  
河西絕掠岫巖則腹裏盡捨旅順則餉道塞  
乘勝直抵天津則京師震卽守山海何益哉  
且山海不足恃也陸有一片石鐵騎可通水  
有近關一帶囊沙可渡惟急令薊鎮兵移廣

寧宣府兵移薊鎮大同兵繼之延綏兵又繼之魚貫而進不患無救援更番迭出不患無休息四鎮兵馬一應除額兵外另用一經戰將官別募三千人爲一營朝夕訓練專備策應有不當不備罪坐撫鎮庶幾朝聞夕發至于真保定河間諸路昌平易州三輔等地宜屯宿重兵厚積訓練以備內外非常此所當先事預立不可旦夕緩者也新經臣熊廷弼氣槩有餘赤衷足監必不患其陽恢陰款必

不患其卸肩委轡但願其愛行于威克之中  
則和于衆誠通于氣岸之表則和于朝天下  
事必衆人如一人乃克舉天下事必一人合  
衆人乃克成廟堂當事各拿出一片爲國真  
心毋徒蓄齟齬于胸中共尋一條恢復長策  
毋徒委孤注于闔外別選一班軼材遍置畿  
輔左右以爲後手繼昔人所謂若無其害備  
之何傷至如京城建設敵樓教習火器此千  
百年之利何論救目前之急奴酋負板攻城



等技卽今人所謂洞子法此類甚多靖康如  
姚友仲輩皆一一有以應之若非奸民乘機  
內亂毆殺統帥更十日宋不亡矣此又所當  
深謀遠慮不可頃刻緩者也若徃事雖云無  
追然來者于今可鑒一者不核鎮額遠征士  
馬兵旣不求所長餉又茫無定筭

詔旨朝更夕易人無固志賞罰前遮後縱臣有易  
心二者擁旄之臣身不臨邊陲戍不列疆場  
調兵原以衛民而民反在外兵反在內廬野

者悉遭劫執收歛本爲保聚而民旣苦入兵  
又畏出入壘者亦盡陷亡三者聚廢總有連  
雞之棲無統帥之馭居則彼此各不相習出  
則首尾必不相應平日旣昧地形臨時又無  
犄角經臣外示虛矯滿腔全欲買虜中寔恇  
復易置盡是私心駕馭全無謀斷並廢所窺  
可恨者專征在外半年不見訓練一卒但見  
一旦分兵四出折衝在內一籌不聞方畧指  
授但聞馬上差人趨戰及至王師挫傷大將

殞沒典刑既闕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效命者欲誅于既死逗遛者反旌以全師或粧夷口而釋回增美或嗾屬國以混功緩罪朝廷每爲模稜未嘗究勘曲直尚不思修復棄城揀擇屯練惟務征發益師不顧中乾外竭調者不赴來者中潰強驅而前守亦不能以臣思之多所未解夫以不能制酋于未亂之舊撫作制酋于已亂之經畧置人已非况今日期殺奴定亂之新鎮臣卽前日養奴成亂之

舊總兵遣將益誤事已至是乃始尋前此曲  
突徙薪之按臣頂今日焦頭爛額之敗着亦  
已晚矣又况殺其戰者留其不戰者廷弼卽  
才亦難手搏卽去一如栢用一如楨名實何  
以殊或有別指非職所喻卽如李向日之何  
以去何以死公文塘報朝廷不問至于如楨  
卽使可用亦宜削其冒銜降以副戎一以激  
勵立功爲他日賞勞之地一以完五年軍政  
全朝廷幽黜之體何至使制臣不敢窺面孔

經臣不堪聞聲勢哉且奴酋此舉九邊觀望  
盡取諸道生兵制一方死命全遼無實用各  
鎮盡虛空設使素囊哄邊不貢吉能憤降報  
復又將調之何方耶又使虎墩兔憨諸酋毀  
盟以萬騎張疑于岫巖千山之左則遼陽絕  
援再以三千騎圍折木城則海州斷救薊門  
之石塘路大水峪亦建口去陵三十里去都  
八十里而近戎馬一呼頃刻立至又將調之  
何方耶山後旣叛住牧之酋生齒煩而外向

獨石往來日市之夷虛實熟而內窺黃花鎮  
古北口常河川入犯又將調之何方耶職愚  
謂宜廷擇幹臣分遣閱視卽以舉廢爲其殿  
竄查究虧額清限占役練土著以省堡兵併  
堡兵歸營伍以合軍勢凡要地適中須議各  
駐重兵互相救援奏報欺隱并誅大吏節鎮  
推諉罪坐總督期以三年士振臣勵如其不  
然功罪一體此職愚所謂當因已破之邊并  
圖未破之邊者也况遼左之危如纍卵士馬

錢糧一擲無遺監軍贊畫並相混蔽嫚書何  
事縱容與奴傳簡叅謀何官展轉爲李護法  
尚可泄泄不急遣一閱視之臣耶邊戍旣弛  
禁旅一空雖有四方之師無救一朝之患不  
記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  
衛無誰何之人耶設使有如俺荅黃台吉寇  
宣薊逼通州

陛下大同兵能卽以三萬三千至乎保定河間山  
西諸路能卽以五萬五千至乎分遣營兵屯

城內外能不懼見虜泣不敢出乎關廂把棍  
能陰勒部署不至乘勢作逆如庚戌時事乎  
素無紀律動輒鼓譟能保不詭遼陽軍椎髻  
劫掠乎職因有以知今日之未易辦矣設若  
有曹欽輩怨望懷異稱兵內向能卽有馬昂  
孫鏜帥師赴陝之軍可濟緩急乎又設若有  
哨聚無賴如劉大葉七輩屠劉郡縣梗塞道  
途朝廷能卽命都御史帥師往討更將徐恭  
合力平寇乎職又有以知今日之未易辦矣



職愚謂宜京營建一大將務使中權力勝毋  
致如往者徒藉其玩繼者惟幸其弭乘此備  
外爲名勿露機括于下凡所以處之用之之  
方陰消而潛革之不惟作居重馭輕之氣勢  
兼亦存南北相制之軍情其要不須盡搜另  
補徒生事端卽就選鋒立營內外分頭訓練  
畧如向巡視之臣所條日操之法訓練旣成  
令得各自收徒但驗精否寡衆因授隊伍總  
把不過數月百可教千千可教萬爲之以漸

持之以久弱者將自強占者將自格此臣愚  
所謂當因已見之患併防未見之患者也况  
鐵藩屢警秋防正殷試看新將履任之初似  
欲預爲虛張堵截之地及至失陷全無哨探  
慣套至死不破公然視朝無人尚不急下樞  
垣印信看詳參駁之臣耶若夫募多兵而舍  
訓練募游手而舍死士冲鋒無人全軍定潰  
但使千人得百人千人強矣萬人得千人萬  
人強矣若廣之香山東海之勞山閩之北港

江南之孟河枹鼓連檣揭竿蔽谷世有宗澤  
安所不得大盜而用之乃至材官必分等第  
等第不分則勇者爲怯者所累怯者多勇者  
之費必熟察校閱明辨其優劣之科便作鋒  
隊之別課責有度衣糧各異使能者企及否  
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自無鞅望之釁匪徒  
強兵亦兼節費餉必請留天下見徵之稅期  
事平乃已此外民馬無用可折物料本色可  
折盔甲弓箭弦條無用可折屯田當講開鑄

當講廣寧路河當復高坪一帶秋草當採屢  
年不補兵馬缺餉當查鎮江原儲開河及各  
處備倭餘銀當查淮安歲儲河防當查奴酋  
歲賞兩年革數當查天下稅契羨餘協濟節  
省當查儻兵息無期亦惟此可繼如一旦加  
派無已後來無法可增事苦則慮易兵久則  
變生職之愚誠實懼于此諸將之中旣智勇  
可倚方畧曾施何不卽以建壇而必抑之叅  
副其人誠足除兇靖難亦何必盡取于將家

平等以職料之誠能修復鎮城屯戍耕守兵  
練士飽斥堠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  
困折但令臣子勿以凌駕先沉毅勿以虛恢  
先實效朝廷宜懲前姑息重申賞罰乞誅罔  
上之輩流便作振軍之題目當時失事非一  
人而維翰值其窮逮維翰當并論維翰所由  
以舉者此亦可爲後日保任連坐之法矣今  
日取敗非一事而楊鎬總其竄逮楊鎬當并  
論楊鎬所恃以誤者此亦可爲今日耳食用

人之戒矣他如勘報不實者斥謀贊不堪者  
斥無才無膽徒點邊道者斥卽別用一番救  
焚拯溺之人亦須有左提右挈之助但須嚴  
立責成必使便宜處置畧倣藩鎮故事庶幾  
人自爲守職再反復思維喫緊尤在謀斷但  
請反觀便知真實若使李氏向以棄地合門  
蒙戮遼陽豈不復置帥又使奴酋真以厭兵  
一旦求欵河東豈卽可罷師事勢甚明無容  
再計若使有活監軍無死監軍何以明臣節

有縮頭將軍無斷頭將軍何以稱士氣卽宜  
從恕用人豈可槩置勿論中間有料敵在先  
功過不掩有首通奴酋與夫罪狀較著者畧  
舉數端可以數見如前時建議運海之用懋  
卽今日宜起登萊之廢官如今日規避開原  
之國用猶當時憂患立畧之能臣若夤緣逃  
察敗露以去之養粹正受奴重賄誘質假子  
之罪魁此所當重處彼不妨錄用至于開原  
潰敗致殲道府之馬林豈非平日縱兵與僉

臣有隙之懦將况從來未有設防在外賊已  
入城而擺塘不知者卽服毒不盡其辜營起  
遼左恇怯賴病之秉忠豈非延綏坐視不救  
弘謨之罪鎮况從來未有武弁告病奉

旨稱是而獎率以去者卽追論不孚其罪處處棄  
地人人輕法雖得經撫二臣亦復孤危再有  
劉杜兩帥無由奮激諸般舉動盡宜易轍論  
及至此則經臣必當沉機計遠撫臣必當協  
叅盡慮督臣必當攬馭去蔽樞臣必當察斷



輔綜覈輔臣必當從擬一票擔當切責俱不容

汶汶明矣然外議藉藉咸疑奴書入而左右  
之布散必工如楨出而扛運之打點更著此  
事固未足信近來礙滯頗似有因

陛下宜思就中用兵存亡在呼吸間或假本兵以  
便宜令得自爲展布或除授奏報朝上夕下  
任專責重稍有差池卽行速治庶幾惟斷乃  
成職等待罪該科耳目所及有如前貪怯欺  
冒之將帥因仍扶同之大臣不敢不據實糾

叅以明職守苟有利于國家卽捐糜所不惜也職不勝寒心披瀝延頸願望之至

○工科給事中范濟世題爲危遼事尚可爲懇乞聖明自爲社稷計亟

勅兵部火速調兵遣將以救遼左以保國家事以今觀于遼事亦旣岌岌乎不可爲矣以攻則我之堅城立下以戰則我之片甲不歸不惟遼東成破竹之勢卽

神京亦有纍卵之危所幸酋不長驅猶得有片

時之安得以效燕雀處堂之樂然要之建酋  
斷斷乎必長驅無疑也可遂束手聽之乎回  
視我師未征進之時兵幾何將幾何尚欲犁  
庭掃穴擒奴酋以獻

闕下今雖大敗喪亡士卒不過四五萬人耳然  
以國家全盛之時視亡此四五萬人何足爲  
損以四海之廣九邊之衆卽補此四五萬人  
亦何足爲難此亦非不治之病必不可成人  
之局也何至垂首喪氣束手無策置遼東若

不顧忍以國家僥倖也則大臣不忠於

皇上不任事不任怨之過非國家物力不足以制  
奴酋也大敗于今四月有餘逐日言招兵言  
徵調曾有兵若干將幾人出關者乎何怪開  
原之復陷也今若不急爲救援則遼陽廣寧  
亦開原之續耳其何能立焉然非調邊兵精  
銳必無救于遼左之危亡非速調邊兵精  
銳亦無益于遼左之緩急今九邊雖云空虛每  
邊五七萬人亦或有之每邊或三千或五千

量其程限計其時日咨文某日可到兵限某  
日起身違三日則逮其撫臣又量其起身之  
日某日可以出關或途路稽遲或軍士老弱  
則斬其將領凡兵士所過之處遇府則府官  
出而犒之遇省則方伯出而犒之過京師則  
遣大臣犒其士卒勞其將帥如此則人有奮  
心庶可作其敵愾之氣于以固圉却賊何難  
之有至恐九邊空虛則招土著實之蓋邊鄙  
之民皆雄健善鬪卽青矜之士耕夫餉婦皆

能荷戈持弓矢彼其膽氣力量與達虜相當  
予以厚糈自有應者若餉無所出者大內金  
錢既堅不可問必欲請

皇上發之必致悞事而搜括之說如鏡花水月望  
之似有取之實難卽有亦豆汁蠅脂所濟幾  
何不若仍派之地畝中兵部之馬價工部之  
器械咸于此取足焉前每畝三分三釐再加  
二三釐三毫尚不至七釐以粟易之不過二三  
升豐歉時之所有每畝只作少收二三升亦

未爲不可百畝之家卽朋友有急亦用銀三五錢相周况國家有難事關

宗社禍及身家卽取此亦非過者何至遂疲敝海內而爲此鯁鯁過計也今計不出此悠悠忽忽今日議兵明日議餉日復一日畢竟餉無所措手兵亦歸于烏有兩部互相推諉各言職掌不至于誤國家之事不已矣或又有人謂奴無大志不敢出巢者今已黃袍加體改元稱朕彼必不肯株守建州一片地作猢猻

王也明甚况奴酋部下多南人旣已犯順前有富貴之望後有性命之憂必不肯罷手以待天朝之誅夷又明甚或又見奴屠戮開原以爲猶達虜搶掠之常態不足介意不知此正奴酋之狠謀長驅之石畫也蓋計彼精兵不過七八萬人使得一城撫一城須用兵守之大城須兵三五千小城亦用三五百計遼東數十城彼之兵僅足以守之以之進攻則兵力殫矣今得城卽屠之使鷄犬不留彼置



之若不顧我居之實不能開原不爲明驗乎

酋去二三日尚無人敢至其地者有城郭宮

室人民尚不能守今城郭夷矣宮室毀矣人

民盡矣非兵力數倍于前不能戍守使遼陽

廣寧處處如此則二二千里之地虛無人烟

胡騎縱橫于其間我能復居其地否我能復

出山海關一步否彼捲則歸巢我不能追出

則抵山海薄都城我不能當再結連抄花驅

使北關日蹂踐于郊圻之間不知諸臣何策

以禦之也而都城可閉門而守乎

皇上可安枕而臥乎卽九邊無恙于國家又何益也本兵有言我竭力爲之不能則去之再不

然則死之夫去可也死可也如

宗社何如

皇上何伎倆如此焉得不誤國家伏乞

皇上念諸臣原不可倚重自爲社稷計速下

嚴旨令兵部酌調各邊精兵二三萬鞍馬器械俱

要堅利刻期出關聽經畧調度庶幾有濟若

再遲緩至事不可爲卽日取人而戮之亦何  
益于成敗之數乎此今日萬萬不可頃刻緩  
者也抑職猶有說焉宣府鼓譟撫臣旣拿有  
首惡矣久在囹圄恐反側生心斃于杖下亦  
無以示懲今合速請

明旨梟示二三人傳首九邊併暴撫道抗

命違慢之罪于以風勵邊塞庶人心警惕其于調  
兵遣將亦一助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左危在旦夕保守宜

爲亟圖乞

勅彼中諸臣固結人心以守孤城振作士氣以遏  
夷鋒庶幾全遼可保事竊惟今之譚遼事者  
率稱兵餉矣然餉屬臣部不足者臣任其咎  
若餉足矣而保守不固徒糜多餉則臣部似  
宜有言而况當危急存亡之秋可無拯溺救  
焚之圖哉請竟言之蓋奴酋蓄謀已久我中  
疎防已極此往事無論已獨是撫順等處旣  
失而我尚爲處堂之燕清河等處又失而我

不爲補牢之謀以至四路進兵一敗塗地舉  
士馬錢糧衣甲器械鉅萬之積一擲如掃至  
今開原不覺失陷而瀋陽鐵嶺懼不保遼陽  
鎮城懼有失奴成破竹之勢我有纍卵之危  
越河西而山海直抵京師此勢所必至亦衆  
所深憂者然而守在封疆者宜圖自強夫有  
衆十萬而一城不能守署道者所司何事二  
將提兵逾萬置城不顧乃合兵于城外又不  
能應敵是一二將棄開原也奴酋不動聲色取

之如寄我則使然開原既失瀋鐵遼陽自宜  
固守以圖恢復而守之道無他惟以忠義鼓  
人心以恩信聯衆志使人自爲守家自爲防  
如孟子所云效死勿去則庶幾危城可保若  
兵部之疏謂民心堅固皆爲干城按臣之疏  
謂併力死守各衛身家此皆目前切要之圖  
而部疏又謂晉陽之圍沉竈產蛙睢陽之困  
羅雀掘鼠而民俱無叛志此皆古昔可做之  
規也夫今之人心不異于古何古之臨難有

堅城今之有事卽潰敗則以古倡率有道今  
聯屬無法古昔勤勵自作金湯今人偷惰自  
失保障耳且凡我黎庶孰肯舍身家而就流  
離棄中華而趨腥羶然而聞風奔潰則所謂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所宜亟圖者一也至于  
遼兵舊額九萬餘歲費餉銀共七十餘萬自  
昨年喪敗不聞整朔舊兵臣部因敗查餉逾  
年不報此舊兵不必言矣新兵出征敗衄按  
臣報餘兵尚有四萬二千餘名近日川兵又

到一萬五百餘名遼東巡撫又召一萬四千  
餘名暨新開原道所招兵三千餘名則新兵  
見在七八萬餘也甘肅地方三千里兵馬止  
五萬可戰可守無俟旁求此臣昔年閱視所  
親見近時撫臣之疏有確據者遼左新兵七  
萬餘尚苦無兵舊兵九萬未知何在臣切惑  
之夫新舊兵十六七萬豈無堪用者就中挑  
選卽十得二三亦可得精兵數萬分布要害  
時常訓練上焉者備戰征次焉者充防守賊



來能當其鋒賊去能擊其歸此外調兵有至  
再爲附益則兵不患寡又屬有用聊固吾圉  
或者在此古稱三千一心可當十萬道固然  
哉所宜亟圖者二也夫人心固則無土崩瓦  
解之患兵力齊則無敗北輿屍之凶此皆切  
實之事目下卽可爲不必姑待明日就近卽  
可行無俟馳騫于遠舍此二端別爲他圖終  
是落後一着無救目前危亡卽今日盻調兵  
明日覲援遼恐兵未至而遼已難保兵旣至

而遼已先失所謂西江之水難蘇涸轍之魚  
嗟何及矣若臣部接遼之餉除已發過三百  
五十萬外今又付經畧十萬借與兵部二十  
萬解督餉侍郎二十萬新餉司近又取三十  
萬已發過十萬則餉之所發亦不爲少臣部  
處餉似亦不誤此後兵部調兵但有兵若干  
卽供餉若干分毫不敢推諉惟是亟簡見在  
之兵以待征調之至是臣所爲夙夜于遼者  
若遼東舊兵九萬見在何所喪失若干存餉

若干此當再行督撫查明而此新餉三百五十萬餉兵止用一百萬餘二百萬俱充別用亦當併行經畧查明此皆兵餉之大關係社稷之安危者臣故揭而入告如此伏乞

聖明裁察

○山東巡按陳王庭題爲東西虜警日甚援兵出關無期伏乞廷議兵餉亟救危疆以固人心事竊惟自建賊攻陷開原該臣疏請新經畧熊廷弼先帶就近兵馬三萬餘卽時出關救

援仍乞在廷諸臣速議救遼之策已荷

聖覽矣續于七月初三日據鎮守李如楨塘報據  
丁字泊守堡差夜不收口報西虜達賊從石  
家堡北空入犯圍住鮑家崗墩臺本鎮聞報  
卽提兵馳援至汎河城據丁字泊撥夜口報  
達虜已將鮑家崗墩臺攻破當卽出境本月  
初七日據清河遊擊稟報回鄉崔志復等稱  
奴酋兵馬攻陷開原至今未曾回巢傳家下  
部落達子運送乾糧炒米老營俱在新寨子

住牧等因本日又據正安遊擊報稱已領營  
頭兒額伯革太大小十個頭腦帶領精兵二  
三萬并盔甲鉤梯會合抄花明說講賞不依  
不知犯搶那地方等情同日又據錦州遊擊  
報稱哈喇慶營聚達賊二萬已到大紅螺山  
不知犯那地方等因到臣爲照開原失陷以  
後鐵瀋震蕩遼陽卽危臣先疏請發近兵三  
萬者蓋非此不足以救燃眉特爲固守遼城  
計耳乃旬日以來新推經畧幸荷

俞旨而議兵議餉尚無定數合東西夷虜拮然競起且經畧渡關諸夷觀望在焉隨帶兵馬非三萬不足壯遼陽金湯之固非三萬不足遏狡夷豕突之鋒非三萬不足寢夷虜交訐之謀非就近徵調不足解危鎮倒懸之厄目前緊着斷非三萬兵馬刻日馳援不可也至經臣建牙以後必亟議恢復開原聯合金白以間東西合勢沿邊要害必屯以重兵相機戰守非再得兵馬數萬星羅碁布而東西一帶

邊疆處處當防恐兵分而勢微也不然徵發不早單弱難支疆場干係重大咎不獨在邊臣矣是在樞臣加意徵調或就近召募安左臂而固薊門端在于此臣不能不于樞臣有專望也至師行糧從必本折相參督餉業有專命轉登萊及截漕以實三韓矣其折色除有撫臣條議地畝加派二百餘萬原爲供遼軍興之用外大司農宜多方設處如環無端以壯三軍氣膽不然軍興不繼脫巾一呼患

不獨在外而在內矣持籌畫以濟軍興臣不能不于司農有厚望也兵馬齊糧餉足經畧帷幄圖度以戰必勝守必固矣有不褫醜虜之魄而奪其氣者臣不信也伏乞

皇上速下戶兵二部再加覆議亟先發兵三萬跟隨經畧出關以救燃眉速議添足兵數以資戰守本折參半相時轉輸庶河東垂危而復安人心幾散而復聚全遼再造

宗社寧謐在此舉矣



○禮科給事中蔡思充題爲

聖心轉動有機及時修攘惟斷乞大奮乾綱立決  
賞罰易危爲安事竊見建酋以么麼屬夷悍  
然犯順攻掠殺擄開原清河數大城一望無  
烟稱號改元蠶食未歇凡抱國憤莫不以振  
勵之權望我

皇上茲者特允經畧熊重加寵遇一時臣民皆仰  
皇上英明神武不忘東顧惟是朝廷之爵賞刑威  
嘗徂後時而臣僚之推諉拘攣鮮效將順自

索神氣招侮外夷職請直言而無諱焉自奴  
酋以七宗夷語侮慢

天朝未有聲其罪而責之者誠

明詔天下數此奴世受豢養之恩及目前侵陷之  
辱期必滅此而後朝食赫赫

王言義士必發憤于同仇奴虜或知罪而悚息則  
聲罪一詔安可後也閣臣方從哲其病苦困  
頓之狀情見乎詞使早補三四員叅畫商確  
必不至孤陋寡謀今事勢至此豈容再悞則

特簡委任何可後也經畧熊廷弼直至開原  
陷沒而後用倉皇出關急遽何暇綢繆空拳  
豈能退虜况巴領等酋臨關挾賞東西設防  
兵力愈分望應援如抹焚宜令各鎮刻期挑  
選毋以弱卒撞塞毋以畫地挨延坐此者以  
遲悞之罪罪之如以各邊空虛何妨隨發隨  
補則差官督催何可後也五城九門之差原  
以奸棍溷雜非臺臣一意巡視未免疎虞今  
遼陽報獲奸細種種有據奴窺狡譎所部又

言通石畫 卷之二十五 三三  
多漢人豈不能潛伏京師乘機內應則允用  
數差何可後也自李維翰從容聽勘于是有  
覲顏幾幸之楊鎬退縮偷生之李如栢棄城  
逃命之鄭之范中外憤懣欲食其肉而一則  
曰候勘一則曰候勘諸臣舌焦筆禿曾不能  
動其毫毛是使夤緣有權蹙國無罪誰肯捨  
萬死一生之身保此疆土則逮正典刑何可  
後也此數者天下皆知其不可已

皇上亦自知其不可已與其需之事窮勢極之後

古亦

曷若風行雷勵不逾時而決乎抑職猶有說  
焉汲黯一小臣耳矯節發粟千石趨爲美談  
今郡國搜括不遺餘力獨不有蘇杭之織造  
額解之金花可暫支借用事定補還者獨不  
可先發後聞以身待命者計臣肩任盈詘不  
難辦此也顏真卿一郡首耳猶能藉丁壯數  
千悍遏強胡今職同官官應震條陳疏內有  
廢弁自募家丁一欵誠爲急着獨不有家貧  
俸薄不能召募者又不有草澤豪傑不肯俛

首聽募者宜合在朝臣工舉其所知備開某  
官舉某人各送兵部行彼中撫按起送道府  
州縣訪有智勇超群堪爲將帥者給以馬票  
赴部聽用而又嚴比試之法重妄舉之罰舉  
得其人主者送吏部紀錄加以優擢否則罰  
俸此皆可以題知徑行不必一一煩瀆者向  
使招兵之使權宜四出則條緒已可觀抑使  
李懷信旣推促令前來沿途候

旨亦不至杳然三千里外也此則樞臣之責也昔

淮西之役裴度請行金城之役趙充國請行  
當日因而用之竟奏成功今詞臣徐光啓不  
辭艱險慷慨任事而當路者未免紙上視之  
此危急何等時苟非熟計胸中必不敢以國  
事爲戲以身爲嘗朝廷何難破格優用攄其  
素抱至部寺之有奇畧者勿泥序遷以展長  
才京卿之負才品者勿輕遠轉以備緩急此  
則銓臣之責也總之玩愒成風凌夷太甚賊  
來則張皇賊去則怠緩分曹則各爭職掌分

言通石畫 卷之二十五 三五  
地則各執疆場苟不急爲振刷將至悠悠不  
可收拾伏惟

皇上念遼仰關

宗社猶豫必至燃眉早頒

明詔以鼓人心早補閣員允巡視以效勛嚴催  
近鎮應援之兵使經臣得以措手亟逮悞國  
數輩使奸回不至效尤

諭二三大臣殫力擔當同心共濟毋拘嘗習故坐  
失機事徒以屢請不應委之



皇上庶轉因循爲交儻內修旣固神氣益張區區醜虜不足平矣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援兵時刻難緩期會申戒當嚴謹計程定限仰請

聖裁事職方清吏司案呈查得遼左危迫亟須救援本部前後催調各鎮未發兵共二萬三千五百名相應立限督催案呈到部爲照援遼之兵曰調曰募兩法止矣而調尤便于募者蓋謂尺伍具存按圖可以索駿訓練有素熟

路可以駕輕甲馬器械不煩猝辦而宿春可以戒塗故臣部先後議調薊鎮真保宣大山西延寧甘固山東河南及祁魯二家與各將官家丁赴遼應援除已發已出關外未發者尚該二萬三千五百名夫奴酋之難憂及君父敵愾諒有同心各鎮視之闔在鄉鄰痛癢終不着體空虛藉口誰修急難之矛觀望成風孰樹先登之幟此乃嚮者劉孔胤所爲以逗遛蒙誅之覆轍也至若額兵各官或鈐束

無法或騷擾是聞徒咨河上逍遙不顧軍中  
緩急如浙之彭天翔楚之田萬年劉廷藩者  
豈少哉按途立限之法誠不可不預飭也除  
薊保二鎮總爲督臣所轄移此應彼如左右  
手相護自當刻期調發隨經畧出關不俟勒  
限外其宣府大同山西距遼稍近議日行八  
十里寧夏固原山東河南祁魯二家各將官  
距遼稍遠議日行六十里各以咨到半月後  
爲起程日期定限抵山海關各督撫先咨報

部本部按日查考如各鎮執留不發延緩違  
期與領兵各官沿途濡滯賣放騷擾者聽臣  
部與科道衙門指名叅究庶事有責成而兵  
無後至遼左危亡之急或可救于萬一耳

○兵科給事中周希令題爲敬陳兵食急計可以  
救燃眉可以繼後手可以不專累九邊可以  
不盡掘根本仰祈

聖鑒以備採擇事竊計開原再陷遼左孔棘此時  
豈惟智者獻謀勇者獻力卽婦人女子亦當

礪刀劔紉衣甲以洗腥膻之辱而兵食二議  
舉朝言之詳矣願兵調之近邊爲救急耳如  
今日十方寺堡之尅必不得已也至若奴騎  
內鬪諸虜蠢動邊卒空虛倘九邊復有不逞  
誰任其咎兵曹四出分募無論緩不濟事卽  
得烏合之衆器械全無未經訓練漫無紀律  
豈便可驅之赴敵莫若抽班一策除邊兵已  
徵赴遼者免抽外其餘請無問邊腹凡一撫  
鎮所轄之下卒萬人者必有將領數十員豈

無三五智勇自效之輩卽當假之事權委其挑各營精銳十分之二必揀敢勇當先者令隨帶火器兵革倍其安家行糧計地刻期勒限本官督率赴遼如有家丁儘其隨帶仍與行糧其本地定伍卽時募補以備抽番之用則兩京各省數萬之師不出三月次第可集蓋此輩衣甲全備練習日久休養有素況十中抽二上易爲力糗糧豐溢下亦甘心且今年正值武試當必有豪傑鱗集請無拘定三

科爲例速行各省直自一科以上與凡習武  
軍民有異技可效者統令赴京另設材官奇  
畧兩科寬其文藝廣其解額果堪效用專命  
省部兩臣提督試習便以四方募至新兵分  
屬之就令畿輔地方訓練整頓內可護衛

神京外可更番迭出倘東事未寧比照班軍事  
例來年照數挑選便屬齎捧三司監督前來  
換班庶勞逸均而人不畏難矣又虜之數入  
數利者獨其性敢戰不畏死耳我亦必有不

畏死之兵以制之其能戰不卽死者又獨其  
馬上爲家長箭短刀甚熟習耳我亦必有熟  
習于兵之兵以制之則無如川湖及貴州水  
西之士兵也其人筋骨嗜好皆與人異利刃  
勅弓以爲佩帶射生歷險以爲耕作穿耳刖  
足以爲法斷頭貫胸以爲常每有戰陣勝則  
不盡敵不休劔則不報仇不捨以土兵性習  
與虜無異也然前日所調每不來來或中途  
而逸其故有二一則未檄本管宣撫自行押



解而以有司外衛軍官與之素非統轄既無  
所畏而文法尅減之弊又非所樂一則取數  
甚少一寨中勾取數人彼見同伴稀單膽氣  
不壯聊以畸零脆弱者湊數又強半至漢人  
地方沿途舟子輿夫丐兒浪應之若令各土  
司官親領夷兵前來則不患不多人多人不  
患戰氣不倍在四川播州可得二萬酉陽石  
柱可得一萬湖廣永順可得四萬近日水西  
永寧相構何不使其立功自贖在水西可得

三萬永寧殘破或得近萬必兩調以息其忿  
令異行以防其爭合之不止十萬目前得一  
嚴旨催取遠不過四閱月近不過二閱月可陸續  
至矣誠得十萬可當烏合之二十萬以七萬  
發遼陽以三分置山海廣寧等處單以一將  
統之虜來則戰去則守人心不至倉皇然後  
待召募兵到訓練而用之再議攻取可也或  
曰虜與土兵馬步不相當不知土兵習用長  
鎗鎗鋒所及十步之外馬可刺也虜去馬卽

三不當此兵之一且其技不過刀箭中國所  
長者尚多特未得用之之人耳若募兵有三  
難其初得之難其既練之難竄後散之難有  
此三難非歲月計之不能若徵士兵則只須  
一檄之力得之不難但得真正士兵用之不  
難事平本管押回不過費犒賞而已無加地  
進爵之例無結聚不解之患散之又不難獨  
有一難則安家行糧彼中一時難措若必待  
文移往返又稽遲矣當此危時普天臣子俱

當如坐漏處焚之下或責成撫按于彼處正  
解錢糧內那借若干卽作正支銷查照當日  
征倭原例或遣兵部司官將召募銀數關支  
若干到襄陽南陽等處接濟催僨上道無不  
可者至于餉內帑勢如轉石田賦時難卒辦  
金花稅銀可以乞留宗祿官俸數亦有限竊  
意尚有各州縣積貯倉穀雖多寡不齊大都  
粟紅糜爛徒壯鼠雀何療民饑莫若檄令各  
藩司速將諸屬冊報倉穀除見報灾荒處全

留聽賑外餘各存半防饑割半濟邊截長補  
短每邑可得千石均其貴賤易銀充餉則數  
十萬軍資可傳檄至也此外尚有各撫按存  
貯贖鍰及藩司運司老庫餘銀并淮浙鹽院  
未動各屬塩船小票銀兩又如各省直扣存  
兵餉還官入官贓銀沿海之塘夫修河之米  
折均屬緩需積之無用試一清理數十萬可  
立致也惟急藉計郎一疏題知統之餉部傳  
檄督促紀覈其怠緩觀望者請得以考功律

之則不勞而餉集矣職自有東事以來日夜  
與諸臣講求方畧如前抽班救急變穀濟邊  
二策則與教授喬拱壁往來參酌至再川貴  
湖廣藺水土兵一着則今檢討王應熊相與  
蚕夜建議者也拱壁曾爲縣令孰知撫鎮營  
兵事理及州縣積穀數目言當不妄若應熊  
生長蜀中習見土兵伎倆非漫語者此其說  
視募外兵之不必卽得得亦不必卽可戰守  
視調京兵之不必卽練練亦不必卽能捷速

相去萬萬也謂宜

勅下當事諸臣商確施行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募兵邊鎮以裨實用以救危遼事爲照援遼之兵抽調不足繼以召募建議者有謂內地之民或怯不應募或募不堪用時日耽延無當緩急除四省差官募兵外臣採之輿論叅以膚見非另募于宣大山西延寧固昌等鎮不可蓋其生長與虜爲鄰則膽氣多壯耳目與軍相習則訓練易精

然使馬不臆壯甲不堅完器不銛利與空手  
同儻猶關領于內庫取給于兌買又不無掣  
肘搪塞誤事反多今議于大同募兵五千名  
延綏募兵五千名宣府募兵二千名山西募  
兵二千名寧夏募兵二千名固原募兵二千  
名昌平募兵二千名以上共募二萬名每兵  
一名安家馬匹盔甲器械衣裝等項各從寬  
議給銀二十五兩計兵二萬該銀五十萬兩  
先于戶部湊發臣部查照募兵數目差官分



解各巡撫其招募訓練盔甲馬匹責成總兵  
官給散錢糧責成巡撫器械衣裝給銀本兵  
自辦庶弊無侵冒而兵有實惠募到之日先  
取五人連名保給選委見任謀勇將官立營  
團練該鎮務細加點驗兵士必期驍勇馬匹  
必期臆壯器械必期堅利卽令原統領將官  
陸續發解造冊二本一報臣部一呈送經畧  
其投經畧衙門批文仍赴臣部掛號回日銷  
繳有中途逃脫者移文巡撫查原結連坐究

罪有經畧駁迴汰多者叅究總兵官各追原  
領銀兩另爲募補其行糧糧草等項該鎮填  
單支給報戶部查考此目前援遼實着萬難  
時刻停緩伏乞

皇上立賜允行

○原任戶科給事中姚宗文題爲遼左大勢全危  
急救可回萬一懇乞

聖明亟舉群策以雪耻除兇莫安宗社事蓋自三  
路覆師諸將並沒楊鎬破膽驚魂于東隅之

敗不能驤首振翮爲桑榆之收揀事諸大臣  
聞警則失色張皇不過素服入朝漫爲商畧  
竊傾耳于黠虜歸巢之報報至便談咲雍容  
依然清平世界請募兵請議餉築舍茫然曰  
舊例曰職掌盈庭譁若

皇上且高拱深居十不報一諸臣痛哭流涕之譁  
抒忠抱赤之語奴勝而籌之不已我敗而委  
之若棄開原之破踵至矣夫開原破而有兵  
有將尚能恢復守禦遼之危未甚卽因開原

之破而集兵集餉可圖恢復守禦遼之危未甚卽未能集兵集餉而言官謀國大臣用言體國有一段振起積玩感動

皇上之精神遼之危未甚試觀今日有一于此乎職以遼之危如一病者勢奄奄未絕尚能飲藥舖粥糜竭力營之不無起色而秉家政者漫視之求藥不應呼粥糜不應如必欲殺之而後已事良肖此殊可痛心今新經臣熊廷弼荷特遣出關正東事更新之會而隨行萬

兵且皆紙上空言此可令外夷見哉昔宋備  
西夏有臣如韓范真稱名世且須勝兵四十  
萬竭中國之物力以供之僅能時勝時負以  
須其自斃今逆奴視西夏何若而可易視也  
兵餉二事臺省諸臣條議已詳職就諸臣之  
論以管見衡之議餉則無如加派協助兩者  
加派雖非美名非美事然事在今日豈能顧  
惜如民間有田十畝者連前新餉共加七分  
等而上者加愈多其貲亦愈厚稍節浮費便

可仰佐公家第令室廬田里無恙父子夫婦  
相保豈便以此小徵求至相唱爲亂耶外省  
目撫按藩司與郡邑塩運之長酌量定額令  
其裁省輸助人臣急公之誼自無所辭此兩  
項約可三百萬金不必輸入太倉徑領之督  
餉侍郎爲招兵買馬之費如稅銀金花可留  
各色改折可行織造工價可于各堂長借用  
其半此在各撫按藩長殫心爲國者身任而  
力圖之其餘一切纖細瑣屑于國之利無多

爲民之害實甚悉宜停止第加派于遼事終  
始事平之日併前派立行除免不許不肖有  
司重耗徵收與借協助之名額外苛斂有一  
于此叅奏提問則撫按監司之責也議兵一  
事職逆知九邊徵調艱難疏請科臣召募今  
以四司官行職虞其終成盡餅耳眼前急著  
無如科臣祝耀祖所請募運軍一說與科臣  
官應震臺臣唐世濟請令罷閑弁官募兵起  
用一說蓋募兵于運非用運軍而用外水于

運事無妨能于領運衛官激勸有方招來亦  
易聞運船回空者已近二千宜卽日行之緩  
將無及武官自守備而上叅遊而下其得起  
補者未必論薦論序大率論地論缺居間賄  
賂得之如以貲爲郎再若令其隨力召募或  
三四百或滿千身領至關願入遼者照所募  
多寡加升不願出關者予之原職以兵之多  
寡論缺則嚮應雲集計三月可得兵二三萬  
總督查兵出關卽疏名上聞兵部隨于三月



內除官其逾期不補者卽以職方留難索賄  
聽科道官叅糾川湖廣貴州土司之兵議者  
皆言其可用宜嚴

勅撫臣與河南之毛兵一槩調發其領兵卽用土  
司素統者以防中逸川貴調兵似遲緩迂闊  
而職議及此者私揣東事未能旦暮結局如  
大舉在明年則此固軍旅之前矛耳至以夷  
攻夷如臺臣王象恒科臣官應震所請用西  
虜一說其委曲利害言之已詳臺臣疏

皇上已下該部而擔荷不力竟無成功夫因北關  
以通西虜此今日第一議虜以實應我事當  
大濟卽虜以名應我亦不過費金錢數萬可  
虛張聲援伐東西夷虜之交而任事者不加  
營綜萬一虜爲奴用悔將何及以上諸款皆  
諸臣嘉猷入告職策其斷斷可行者戶兵二  
部宜急爲講究已得

旨者竭力奉行未得

旨者據揭題覆足兵足食經臣熊廷弼臨事好謀

細心展布訪智能之將不妨徒步登壇簡驍  
勇之兵不妨倍加糧賞有利于國決意徑行  
以鼓舞人心收羅豪傑使人自爲戰庶可挽  
回萬一如泄泄猶昨敗壞相尋東事不可揀  
藥而危亡立見矣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牟志夔題爲海內援兵漸  
集遼左制勝有機謹陳一得以佐朝議仰祈  
聖斷事臣惟圖遼之局日異而月不同今當審時  
度勢而不得膠柱鼓瑟拘于一成而不可變

以坐銷歲月也蓋遼事之壞也初苦于兵餉  
之俱竭幾欲空拳搏虎繼失于戰守之無計  
至同寔行致蹶普天率土共憤同仇直隸山  
東河南山西陝西各州縣募兵四十名入衛  
臣初覽報猶以爲少至于今而未有應也蓋  
天下承平久矣且閭閻虛耗法紀廢弛驟有  
敗亡宜其惶惑永平奉

旨召募以備山海關揭榜旬日無一應者而直省  
之募可知也自檄到以至今日臣所轄臨洮

鞏昌二府募尚未就卽二府而三秦之募可知矣卽三秦而直隸之四府與四省之募又可知矣趙奢之救闕與也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竟立斬一人旣秦間已遣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胥後令臣謂今亦胥後令之時也五直省驍勇壯丁固宜有之若槩各州縣則不盡然勿以遊棍充數勢必于殷實之家此一不應也不得僉派騷擾鄉民則有司之計且窮此又一不應也應用領兵官徑

行選委如許州縣應用如許營領果遂得如  
許智計足約束而無脫逃乎此又一不應也  
臣謂除順永保河募兵備山海關外其真順  
廣大及四省宜以數等爲率上等者六十五  
十名中等者四十名下等者三十二十名照  
地畝僉派方不至偏若在直隸者以四府共  
計在各省者以一省共計合之必如四十名  
之數此一說也有兵之處以所募之兵應如  
河南之毛兵少林寺之僧兵山東臨清之獲

送標兵之類并他州縣驍勇應募者夫不强之以不就于行間約束猶易必欲如初檄而無變計有司迫于文法勉强支吾則亦臺臣盧謙所云有衣百結身瘦小而不堪舞槍作椰榆狀者耳無兵之處以募兵之具應安家行糧月糧酌地里遠近于原加地畝起派遠者十餘金近者數金大約合之以十金爲率刻日齎解赴京以優給應募者分撥團練獲效必倍此又一說也當此措兵措餉艱難之

時直隸四府及四省以兵計幾將二萬名以銀論幾將二十萬兩二者居一于此差人馬上督催誰敢不應勿至遷延無濟而開抗違詔旨之端于天下也臣惟部臣吳伯與之疏曰不善守城者守于城內而善守城者守于城外夫遼左固而京師始得宴然固遼正以固京師是亦城內城外之說也嘉靖庚戌虜薄城下良久解去猶爲僥倖耳論根本遼左爲輕京師爲重論隄備遼左爲急京師爲緩善變



者不過得先後着耳奴酋卽用兵如神乎豈  
有越開鐵寬瀋而直薄都城之理此時之計  
全付精神宜必用于遼經畧之任度無如熊  
廷弼者矣澄汰而後督撫按道將諸臣極一  
時之選募遼兵以圖遼自是不可易之論合  
遼與省鎮兵計之漸次集聚約已有十四五  
萬事足辦矣夫不深惟我之所以敗而謂奴  
之果不可勝非也深懲于往日之敗而沐于  
今日之所以勝非也臣巡閱塞上入夏而塞

草青越月而塞草長胡馬且驕嘶矣因念遼地轉盼秋高馬肥在我則欲固壘堅壁先守而後戰在虜則欲豕突鷓張以戰而爲守前事之失後事之師也當事者要必有成筭胸中先有可勝而後戰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主待客卽以奴酋之所以勝我者勝奴奴固可勝也卽不遽勝亦不至敗也今以往事之失論撫順之敗乘其無備出其不意無足怪也清河之敗臣初猶謂天下財貨畢萃清河

奴酋必欲得之如兵法之因糧于敵然者其  
挾資素富懸有先登之賞馭下素嚴盡驅敢  
戰之虜以故不支而城陷耳已而臣從塞上  
問之自遼回者則云奴置人于城中雜以卒  
伍不覺外攻內應破在頃刻若是則亦無足  
怪也四路進兵之敗在杜松則兵未渡火器  
未渡違衆自往投死在劉綎則奮力長驅已  
尅十餘寨李如栢等逗遛不進未有牽制未  
有應援奴酋素憚綎威名不得不悉全力以

救敗縊之於此亦誤輕敵若是則亦無足怪也故曰後事之師也以臣愚計制勝有五要焉一曰隆委任一曰儲糧餉一曰精訓練一曰嚴紀律一曰布仁恩夫曰隆委任者何也方今省臺尚議出奇無窮牘且滿公車是則廟堂之有戰勝也臣每讀諸臣條奏至深有肯綮處輒深嘆服臣又讀鎮臣李如楨

陛辭一疏而韙之其云六難四易與道臣韓原善六難四易之說相爲表裏如其見之實用而

不徒爲紙上空言于以克蓋其兄之愆標銅  
柱勒燕然在此行矣科臣李奇珍一片苦心  
比于藥石生我忠于爲國謀也亦忠于爲李  
氏謀也語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夫不受  
君命大惡逆也而云此者亦以明夫任事之  
時之不可掣而後得展布其四體也

聖主特簡旣已崇隆鎮臣于此宜有報稱臣又讀  
候補知縣李登照磨董啓祥之疏而躉之登  
遼人也以遼人談遼事自是親切非涉胸臆

語所云願效血誠十三款言俱破的中窾可措諸施行無難滅虜啓祥所陳遼餉省費足費捷法大得要領較前疏揭所論猶爲透徹就中亦有一二須商確者其云客兵每名每月頓減三錢謂其逃伍敗北耳夫主帥紀律未明彼等亦以藉口若必欲得其盡力則每名近例之一兩五錢者無靳給也其云各省鎮新募援兵所調旣集豈得遣還卽成議旣布豈容頓減近例每名支餉一兩五錢者臣

謂于此尚當有差等耳須編其什伍而演練之因以上下其賞決拾超乘膂力過人者卽浮于一兩五錢之外可也登陴守障者次之雜作服役不充戰陣者又次之將人且賈勇以覲上賞士氣自倍其中自有減省則每名定例之一兩五錢者可無泛給也是在督撫經畧贊道將之深酌也今之談者率云草澤英雄此二臣者是其儔矣拔置行間重爲委任如是者奴酋可擒也夫曰儲糧餉者何也

自發帑加派外戶兵二部條議如許科臣又  
叅以酌議雖其間征解有完欠接濟有遲速  
要以誼在急公無致廢格足可支持自今以  
往一年之用若本色不足則軍卽有一兩五  
錢之給無堪騰貴糴糶猶之乎四錢六錢耳  
海運之開前按臣王雅量及今科臣官應震  
詳哉言之以水運而兼之陸輓登萊諸郡天  
津一帶可刻日而至行招股實之人于解到  
新餉銀內預給糴本遠近分班市糴轉輸絡



釋不絕是則督餉臣爲政也從荷戈而秉耒  
屯田以困諸羌古固有之然可修而不可恃  
耳猶未也敗匈奴傳商賈自南來者望風竄  
奔遙聞京師洶洶幾將罷市而遼左又可知  
矣今宜盡弛商賈權稅之禁加意招徠軍中  
一切米塩雜零所需不至缺乏而人心乃可  
固也如是者奴酋可擒也夫曰精訓練者何  
也驅市人而戰倉卒至用背水陣以非素拊  
循士大夫也此惟韓信可耳語曰巧者不過

伏習者之門武經七書具在卽先臣戚繼光  
之破倭破虜所著紀效新書可究而習也惟  
是三令而五申嫻習有素將坐作進退耳不  
亂金鼓目不駭旌旗泰山崩而不變麋鹿興  
而不瞬不庶幾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乎近副  
將賀世賢招集訓練已有次第矣如是者奴  
酋可擒也夫曰嚴紀律者何也董闕于行石  
邑山中見澗深峭百仞問之傍人痴兒馬牛  
無入者董乃嘆曰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

必死則人莫敢犯也莊賈就戮出師至以威  
燕晉寵姬立斬整兵可以赴水火未有紀律  
不嚴而取勝者張巡睢陽之戰雷萬春面中  
六矢不動劉錡順昌之戰統判官趙樽韓直  
身中數矢戰不肯已至今金人震恐喪魄夫  
奴酋金餘孽也順昌之戰宋將所以勝金兵  
讀之躍躍有必奮之氣如是者奴酋可擒也  
夫曰布仁恩者何也統烏合之衆履危蹈險  
置之死地而後生自非精神灌輸渾爲一體

誰肯用命攘苴之爲將也士卒攻舍井灶飲  
食疾病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  
享士卒至與士卒並分糧食吳起之爲將也  
與士卒竄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  
親裹羸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  
吮之此二將者懾勁敵而伸主威古今艷稱  
鎮臣之疏曰恩澤未洽則得民死力之難見  
及此矣如是者奴酋可擒也若夫遠斥堠多  
間諜探彼情形作我鄉道精造火器戰車以

防衝突此自兵家所急無煩臣借箸矣奴酋  
向來自負其強與虎酋爭雄長何況北關雖  
犬羊未可理喻而仇自其夙心賴

宗廟社稷之靈虎酋謀折無譁亦既受我戎索矣  
北關孤危朝鮮脆弱按臣屬國當聯一疏信  
爲至慮既經部覆亟宜沛發尺一

明詔多所賞賚吊死扶傷褒忠激義誠茲時急着  
萬一天未悔禍處酋并金白二酋未懷我恩  
偶中奴餌折而入于奴則事必不可知矣夫

兵貴精而不貴多諸臣已屢言之誠使物力  
寬然有餘以整暇應敵敵無不可摧者當此  
錢糧空匱假令調募果如願畢集給餉必不  
費區處今戶兵二部報議未有成說留京戶  
兵工三部議各借動銀十萬兩爲目前買馬  
之用諸臣先期至欲以去就爭臣猶以爲非  
同舟共濟誼也若然則改差司官募兵之說  
尚當有再計耳憶臣承乏西馳道出保定也  
先未陣亡鎮臣王宣授臣一冊具云此時九

邊東之奴酋西之火酋俱懷不逞臣再叩之  
又云火酋擁衆七八萬奴酋擁衆三萬有餘  
然擅參貂之利招納亡命甚衆臣感念疇曩  
真堪隕涕而訓導吳京有揭亦云奴兵多不  
過二二三萬何足以當天下雄兵卽鎮臣之疏  
亦云少則二三萬多則四五萬亦自足用此  
亦可以得圖遼之槩矣臣叅往酌來証今援  
古自附芹曝之獻仰紆宵旰之懷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爲東省阡危可慮兵力萬萬難支懇乞

聖明俯允招募計處餉銀以固防守事職按國家之有東省運道之咽喉南北水陸之總會是神京之左腋也登萊瀕海東距倭六百里東南距朝鮮一千二百里東北直達海蓋遼陽三岔河烏龍江等處一水盈盈可通舟楫是登萊又左腋之屏障也真定山陝等處止于防倭乃山東則防倭又防虜矣奴酋犯順各省



止于調兵乃山東則調兵又兼海運矣今天  
下最稱緊要首患被兵之處遼陽之外獨有  
山東養山東之全力北可以衛

神京東可以捍乘船入犯之寇而今竟何如耶  
職甫受事東省細查通省官軍兵馬數目非  
真擁強兵勁卒雄視海岱有虎豹在山之勢  
也水營春秋防汛向有兵五千往因東事旣  
平日就減汰僅存一千八百名近奉

旨選調一千五百名所存止三百耳目今議補六

百連前亦共存九百耳此九百人者可分守  
寥廓之疆隅汪洋之海面左右顧而防倭虜  
乎省會鋒營合南營共見在兵二千七百名  
今又奉

旨選調二千名所存止七百人耳此七百人者又  
多係家丁書記砲鼓燈夫門皂等雜役可控  
制首城之重地分布險隘之要區左右顧而  
防盜賊乎股肱肘腋之近武衛單弱神氣不  
張恐來海外之窺伺長萑苻之嘯聚譬之身

左臂無力其何以衛腹心職甚懼焉當事者以遼陽被兵亟如救焚救焚無如近水明知東省兵稀不得不借資近地以從其所急彼時遼急而山東猶稍緩也今開原陷矣河東諸城勢如破竹矣遼陽危于旦夕其去蓋州不遠矣遼船盡集于蓋州我之海運尚覓船于彼處奴乘蓋州見在之船又駕烏龍江新造之船乘風入犯片帆直達卽司馬穰苴而在恐不能率此三百挑淺之夫六百新集之

卒與強寇相持對壘我無披堅執銳之兵彼  
有摧枯拉朽之勢登萊之急不與危遼同一  
轍哉卽不然而彼以一旅之師乘船絕我餉  
道遼東十數萬之命懸于呼吸彼時不戰自  
潰奚待破山海而後徐及京師也職諦觀時  
勢正圖補牘而臺臣張至發議登萊添設道  
臣一員選募海兵之善識風勢水勢及工于  
舟舵者千名更調募浙閩水兵數千名擇南  
將之善水戰者統領而以道臣專督操練若

身履其地而灼知利害者是職所欲言者臺  
臣已先言之矣科臣李奇珍疏稱遼鎮萬有  
餘危揚帆而天津危登萊危淮揚亦危是職  
所欲言者科臣已先言之矣經畧熊廷弼慮  
賊長驅入山海關或由海道取天津及登萊  
一帶是臺省所深慮者經畧併慮及之矣矧  
登青萊三郡亢旱十旬萊陽冰雹三尺黃縣  
民家生豕有雙頭四耳一身八足之異竊恐  
封豨薦食羸豕踣躅竭蹶于奔蹙之苦支離

于頭緒之多人之所惕天意徵焉可不先時  
預備綢繆山左之門戶哉按臣陳王庭入境  
有極言登州海防當預爲整頓城操營兵當  
急爲募補各府諸兵當實爲操演語語先憂  
爲地方至計而御史盧謙一疏于登州有隱  
慮焉案查先年東省防倭設兵二萬有奇倭  
有朝鮮中隔尚且用于防範矧建酋有十倍  
之強而旅順僅一日之路則臺臣所云募兵  
數千者卽引其端猶有未竟之說何可置之

不講也夫募兵先須議餉餉何從處說者以爲新餉之當留也以其原爲禦奴酋而設也職念遼師之仰需海運者甚急各府新編欲通融以濟海運未有贏餘而東省饑荒之後庫藏如洗別無堪動銀兩尋思本省額編甲丁等庫錢糧及紅花黃蠟等件或可量折一二年以佐軍興之急向見邸報甲字庫實在銀硃等料共四百八十五萬六千四十六斤零丁字庫實在銅漆等料共一百七十萬六

千一十二斤零二庫如此他項可知錙銖取  
之泥沙置之此無關于內供之輕重亦無關  
于司農之緩急惟內監之利于鋪墊惡聞改  
折耳夫內監中豈無識時解事者耶時勢至  
此如寇盜臨門所向莫禦異珍奇寶將挈之  
而趨何于粗重不堪之物不以之賞禦盜之  
人尚講家常閒語以爲年規之必不可廢者  
哉無已又有解部泰安香稅因向年荒香客  
稀少未能充額起解神明香火之餘似當留



之本省以充餉兵之費至于解部助工銀兩  
此皆時屬可捐蓋盜賊退而後問及安居家  
室寧而後計及薪木事分緩急着有先後其  
一半解監稅銀暫宜留用以濟時艱當此非  
常可懼之時

皇上顧恤地方不得不以權宜假貸萬一兵臨寇  
至封疆之臣惟知地方爲重以朝廷之錢糧  
守朝廷之地土應解銀兩勢必一槩題留且  
求發內帑以資急用安得急土木以緩軍興

重方物而輕疆土又安有香客望泰山而輸  
稅中涓執年例以求鋪墊者哉夫招兵累萬  
費餉甚夥必非前項數款可能充額然職不  
習餉而主餉在計臣之籌畫眼前急需恐不  
能不藉資于加編之銀兩盖各省不防遼可  
加編以助遼本省之自爲防更急于防遼未  
有自爲而兼爲人急爲人而緩于自爲者也  
虛東省之兵餉以助遼無救于遼而先以自  
弱弱而後加之兵此兩敝之道也職卽愚昧

不識天下安危之大計豈臺省諸臣皆爲東  
省設不必然之慮者哉職又念水兵與陸兵  
不同水兵必操演習熟纔可揚舩渡海冲鋒  
禦敵若臨期招募必不能遽集亦必不敢嘗  
試于汪洋巨浸之中招兵之意伏祈

皇上速賜允行事乃克濟若仍置之高閣直待事  
勢危迫而後行職之言職能爲于可爲之日  
不能爲于不可爲之日是以東省爲孤注由  
此而窺徐兗以及淮揚河渠之梗漕運之憂

南北支離之患豈待問哉伏乞

皇上軫念重地瀕危急

勅戶兵工三部酌量兵數餉數多方議覆請施行

皇上聖鑒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